

宗伯集卷之七十六

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荅郭太史明龍

門下常過視不佞不佞亦推心以奉門下披襟而語歡甚無間漸並依麻蓋實臭味同焉素鞞返舍間闕至今然停雲在南目逆而神往士大夫自南來者未嘗不問門下動止也意密跡疎天涯比鄰門下豈同此心哉伏承芳訊俾為尊公作傳以太翁行誼不佞不辭執鞭况乃執筆歡以承命何辭之有而適以微疴註籍未能即屬草付使者草成即相寄耳盛儀不敢當敢再拜辭惟門下諒之

寄郭址野開府

臺下建牙假節拊循塞上虜方雄行西海而
上國貢事受約束惟謹則以國有人馬伐之
謀而奪之氣耳今西鎮動欲宣雲出師以為
乘虛而入虜還救根本則彼當自解竊恐無

救於洮岷之急而橫挑宣雲之釁且論國家
大勢以一邊有虜患與諸邊皆患虜於策安
便惟應蒐卒補乘厚蓄兵力令異日之當一
戰耳朝議紛起多出隄度老伯石畫宏議可
以舒邊患定國論者願一示之即鉛槧士亦
可壯心蒐也

年寄孫鶴峯年伯

某以稷下後儒校執大邦得以其間從長者
陪下乘以彷彿於黃磯大別之間俯長江之

宗伯集

卷五

二

浩渺披雄風之莽蕩固已稱竒邁矣設廣坐
列長筵殺呂送陳絲竹競奏曜靈戢景繼以
華燈眇論緒言厭心傾耳且不佞一介鉛槧
之士而年家子行也即順風而請曲席而坐
以奉長者殷懃之餘驩為幸已厚而乃比諸
王人享以賓禮以會府之重俯而禮於君之
下臣而姪子私情不得仰而伸於父之執友
此不肖所以刺心汗背夙夜靡寧者也僕夫
戒途郊扉設祖旌麾所涖載道以先行出楚

疆復厯尊貶內自循省何德以堪蓋不肖之業在隰桑之卒章矣

荅蕭念渠聞府

臺下移鎮於鄭而再移書不佞以為一試之黔再試之滇而獨兢兢於鄭也夫鄭則何足
以難翁以滕薛則勞以齊魯則逸此言治小
難治太易也趙廣漢兼二輔治之差易耳則
又何難乎介三省之中我臺下之操心虛也
詢謀周也夫以為難易將至矣敢頓首復於

宗伯集

卷五

三

掌記

荅張考功

人臣患不為主舉職耳門下乃更以舉職為
罪且如叔向子朱爭對客事至於仗劍拂衣
而當時且謂吾臣所爭者大假令在今世則
用何法也雖然門下去吏部而吏部之職存
依阿唯諾濡忍不發可不去吏部而吏部之
職亡門下雖去得去所矣川中之任比長沙
為遠然在近地則須之任受事遠則可無往

而胥後命當事者意在斯乎

荅莊公子

向與尊公亟連職事講德問業莫逆於心往
年燕市言別握手太息不謂死生永隔也遠
承翰札悲慨交集誦以周復情事宛然少孤
如此萬年可死即尊公沒無恨矣世態欣厭
亦復何常悠悠萬事惟身為重即有橫逆不
足較也尊公遺文已成編乎刻成當以見寄
故交零落尚欲見其咬啜之餘耳

宗伯集

卷七十五

四

荅周

虜氣方張國恥未雪一時縉紳爭攘袂言戰
而未堅決也惟是計形便剝軍實不知能伸
威瀚海天山之外否而大司農能具數百萬
餉餉士否兵危事也跌而不振則何以善其
後門下夙袍竒畧新拜節鉞之命計必有定
畫以慰宵旰百聞不如一見盈庭之言待金
城方畧而決耳

荅張長史

門下馭歷邊州久著聲績宜有殊擢懋賞不當使在藩封也古者賈董之儔皆命世人傑亦且相諸侯王敝郡雖僻在東海何至出長沙江都下哉藩王奉法傳職優閒古稱吏隱可謂兼之幸惟命駕

寄劉太噩

憶昔修業長安邸中胥如志也蓋諸兄弟同筆研者一而與丈同筆研者再漸芷依麻其益豈有量也壬午東還奉候以數計而丈嘗避匿不見我我豈有所失哉丈既以棘闈之役下捷謝客時弟復以悼心失圖遂缺良會一入國門音塵渺然乃始悵後會之未期悔前事之多闕亦復何有及乎一別故里忽歷歲年嘗欲馳咫尺之書以謝前負或值乏便羽有便即又苦不暇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寧不嗣音不佞即百口無以解矣惟是意密跡疎形留神往則此心可以自信而終不敢望知已寬而赦之也歲行盡矣歸計茫然明年

貫酒燕市待文於長安邸中惟文首應弓旌
以張吾黨

荅郝縉雲令

承手翰具悉近况兼之分俸相遺公操行甚
吾何煩將寄殊令僕不能安耳傳公薦疏見
遺以掬於時為言雖是託詞然猶幸有詞可
託於觀聽未甚損也客自南來者未嘗不問
公稱狀間有謂微傷嚴急者未知信然否然
僕有聞不忍以不告凡為政真寬真嚴皆可
為惟似寬似嚴不可為耳似寬猶稱之曰長
厚即有忌者中我猶淺有知以嚴構怨人有
假嚴之跡以構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

荅張斗樞

伏承翰教文彩翩翩何其工也誦以再周如
對顏色以足下才何患不能自致世奈何以
竊鈇之跡疑懷寶之士哉國朝大魁博雅如
用修者幾人足下才不減用修所遇亦畧同
用修惟益博綜厚自表見於世以光昭先人

之令緒非但自為不朽而已古人困則思勞則歌窮則著書願足下勉之以至賜環賜玦什碑立碑上在宸衷下有士論惟修德廣業靜以待之耳

荅王康宇文學

承翰札蕪寄示試卷冲襟雅度具可想也細閱大篇明順條達無少滯礙此必中之文可以彈冠相賀矣凡場屋中平者常多新者絕少厭常喜新賤多而貴少人之情也弟竊以

宗伯集

卷七

七

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杼自出為佳耳譬如飲食無論菽蒸無論蔬新則可食若稍留時日顏色不鮮雖龍膏豹髓難下著矣時文整篇記憶最能害事若以己意為主而少藉為風簷寸晷之助則可耳大抵用時文中策也為時文用則下策矣惟親家超二乘而更求其上如何

荅鍾侍御

我土荐惟於饑饉加以氛霾塞天佐歲為虛

其人民怒焉杼腹無所控告其士大夫仰屋
竊嘆而計無復之也老公祖既疏請於朝又
發倉粟以賑貸之躬為籌畫躬為稽覈民得
徼賑以為福吏不得借賑以為奸我東土則
何歲之有臺下即我東土歲星也士民所懼
惟懼一歲即移此耳蓋古稱救荒無奇策姑
無論亡奇即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
不早實與不實舍是而求奇猶金弓玉矢不
當用矣來諭所謂蠲之在末徵收之前賑之
無在既死亡之後是言也豈我東省敢專承
之即著之簡冊傳之天下後世其皆被仁人
之賜

荅李翼軒

使來致兩函存記鄭重拳拳無已拜命之辱
敢不稽首頃得臨海令周君書道縉雲聲藉
甚傳中丞薦疏遺之不肖且驚且疑以為才
如縉雲豈不能受知於上官此必有短之者
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及得尊緘果不

謬更調之說太宰執之甚堅自入部未未調
一人人有例則或可循以我輩力未能為人
作例耳越中來者或言縉雲操下頗嚴古人
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乞以詔之勉處中
和以杜忌者之口

荅朱鑑塘司寇

旦夕望車騎至奈何稱病上書此疏無論上
否總之無予告事也初意且遣上之以待部
覆勸駕而首揆止之難相違異仍付來使齋

宗伯集

卷之六

九

還目下乃邪正消長之關時事喜佞而惡直
喜從而惡違勢不至君子去而小人進不止
然小人所以趨趨而未敢公然顯做者尚畏
有清議耳若小人係戀不去君子引避不來
則彼輩彈冠相慶無復忌憚且使人盡如此
誰當主張國論支撐世界也願門下亟命駕
以慰士大夫之望天下事尚可為耳寧夏之
變令人冤飛心折一以痛親厚禍患之慘一
以痛紀綱陵夷之漸党年伯高明而頗傷嚴

急賞不行而法必用石姑丈亦不能諫止兩賢相推俱入禍門悲哉身受奇禍而世仍被以惡名也所懷萬端俱俟面時詳之

荅郭汾源

昔在雲中奉令承教于左右不佞所為制義門下實彈射之不佞於門下分則通家後進也道義則師也頃在都門下求執弟子禮不許求執通家後進禮不許使者持賤刺往返者數四不佞遂無柰何也雖然不佞之有今

宗伯集

卷五

十

日門下與新吾先生實示之向方豈敢賴其末忘其本哉丙戌春奉尊翰蓋吳生實致之會有分校之役以引嫌不敢數見吳生既撤棘則吳生已行不及裁尺一報命又遠在數千里外誰肯為書郵者門下再賜書是門下念我厚也是門下知我無便也蓋古之知己如管鮑者不過曰知我貧我有母然未有米而不往罪在稽命失禮猶然知而原之者不佞所以感而慙慙而自喜也大貶遠領敬拜

賜矣輒因使者布上謝言新吾先生處幸為
不佞道意

荅蕭中丞念渠

既儀再錫而以尊命將之過為存記過為獎
誦誦以周復如奉話言歡然承命敢不拜德
蓋不佞心儀門下而引頸願交久矣自門下
在省垣時每一疏出未嘗不折而伏也引大
體廷爭不苛小汲長孺陸敬輿之流乎語曰
能言之者未必其能行門下於滇南可謂能

宗伯集

卷五

七

行矣斤揮斧斷颺至風起雖李鄴侯張益州
豈有以過我乃不自功而謬許不佞程士之
文虛已下詢此與借聽於聾何異不佞即無
以佐未議然以是知門下之操心一也與夫
咨謀之周也我知門下所以為鄖陽矣國有
良翰豈但彈冠私慶而已佺旋肅此布謝佩
荷深衷匪詞可悉

寄余君房

足下雅意不欲折簡置驛通長安賓客亦遂

以長安客例待僕耶自別足下無所與談未
嘗與賓客至夜分坐有所揚扝也客歲不自
意有湖湘之遊以足下蒞蔭事幸而竣錄文
成自倉卒不堪覆瓿奈何令君房見之將報
命而敝同年失偶與之兼道而馳歷周宋江
漢間不能成一詩此游不負僕僕負此游矣

荅王對滄

門下按行塞上市事方殷而猶及治書問故
舊門下之周也其整暇也名王之共也邊事

宗伯集

卷五

七

之安枕而無他慮也不佞以是占焉家君至
易水去節旄咫尺耳庶幾奉令承教以免於
疾然旦夕且解綬去來諭云云望不及此又
笑不然豈其既失於東隅而復見誚於北山
也

荅易州道江纘石

道出新城班荆而語故舊不勝感惻華筵豐
貺至今飽德醉心也不佞以報國故出碌碌
隨班行一無所效即受俸亦有媿心何況故

人之賜遂一切辭之華賜未之敢承祇領一
紵以識緇衣之愛餘付使者歸璧草勒布謝
諸容另悉

荅耿天臺中丞

先君夙奉顏色三十年尚蒙記憶讀來翰不
覺黯然沾衣也得待同朝親聆教旨一自分
袂忽馬四年自惟草土餘生塵黠班列外量
時勢內揆識詣出處可不俟再計而決直以
主恩深厚三年三予假以及與先君訣也再
召而不至我與失禮矣中外多端殷憂難測
然能使君臣隔絕至此我輩不得不任其咎
尊諭所謂贖於好德於好名有旨哉使旋
勒狀布陳謝德弘濟時難歸念雖
殷未敢聞命

荅周太史礪菴

別來遂彌時節忽奉翰札次於面也王人出
使久客還家皆人世快事承示諸什意沉厚
而詞雅重絕無近人口吻內如王氏園亭及

上谷老八章尤為高唱再加以精鍊便當獨
步一時矣暇中更望多讀古人詩要見用句
用字皆當有意而意故不顯使我膚理色澤
皆肖古人而機軸自出精神自運乃為劭耳
倭警如許吾鄉有備否制禦長策惟丈不惜
為當事言之

荅薊遼督院邢公

初聞毛國科輩送還必自侈其遊說之功恐
忌者且借以為辭比見士夫都未有言及者
蓋公論已定矣軍中間使自是常事貴如李
宗城狡如沈惟敬尚不能止倭之不來國科
輩何能為即使真能為羈生亦自不損淮陰
之功耳況必不能耶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荅王對滄司寇

老親家敷歷最久德望最著六年考績行有
喬擢何遽云動尊鱸之興也容秋云云今已
寂然不必更留宵臆矣時事大難人情孔亟
在朝無補徒自憂天大畧此時仕者之情北

不如南吏不如隱不佞思歸甚切不知冬底
猶能與臺下晤於京邸否草勒布復諸容嗣
展

荅朱金庭宗伯

春初論相廷議首推羣望喁喁僉以為允翹
首白麻佇迎赤舄而天聽彌遠鶴書久遠倘
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乎今西事披猖海氛
甚惡民窮財盡餉缺軍驕中外多虞君臣久
隔能弘斯任非伯而誰帝用作霖國望如歲
老伯可以趣舍入治裝矣

宗伯集

卷十六

七

荅沈鏡宇少司空

門下入仕垂三十年而屏居林壑者且半弘
此素風靜一流競而說者妄有為人指摘之
疑此所謂謠詠貞女而視冥鴻於藪澤者也
兩公子高才絕足並翔大苑朝廷將選文學
侍從之士必且秉羽以登左提右挈詞林生
色一日之雅契分不薄誠不敢廢韋絃之益
乃門下遽比之馬林兩先生則愧汗浸浸下

笑使旋肅此布陳謝款臨書馳戀詞不能宣
寄于敦峯宗伯

別來半載忽已如數年山中起居計當甚適
暮禽與還海鷗可狎第陽春白雪里中未有
屬而和之者耳長安賓客如雲至於披心而
語無伏有顧慮者亦絕不可得或隱而隱或
吏而隱其為離羣索居一也明歲請告挾崔
公兩生策蹇西遊候老伯于泰山梁甫之間
便邀車騎東觀海市期以兩月盡東土之勝

宗伯集

卷五

六

無今名山大海笑人耳國家事大畧見邸報
報所不載者亦未易以筆札盡也廷推內閣
時人人自以為得大將雖名位未至者亦馳
騁而起古人所謂無虛大位以塞爭權真有
見也寧夏事二百年來所無雲中遼左方之
懸矣以全盛之世降胡小卒便規據土而有
之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耳一切
處分頗覺恇擾舉棋不定當局者迷新鄭江
陵安可復得自祖宗來未有君臣隔絕人才

缺乏如今日者，婺不恤緯，何得無憂也。起居注侯錄完另寄。

寄楊太宰

朱明當令蒼紱屆辰，福壽駢臻，休祥總集。雖遠在京華，無由躬祝，而望闕門之氣，占海屋之籌，固已知樂只之無疆，歌抑戒而彌劭也。謹介鳳池使者，一布喜豫之懷，頃見報石浦書，有太岩之作，未論他事，先問聖躬，老臣忠款，一何篤至，自惟列在旃厦，未望屬車，偶誦

宗伯集

卷五

七

華篇遂成短詠，謹以呈覽，伏見時事外不寧，而內憂人亦有言，詢於黃髮，江湖魏闕，豈容恣然康濟，時艱策將安出，四兄又擅才名，學識淹博，昨禮部諸公取其會場卷觀之，皆以為佳，譬之鏡然磨則益瑩，此何能為，四兄損益言者，自損耳，連日冒暑暴下，倉卒申訊，不盡私款，容端布之。

東王對滄

昨見倭報，令人驚駭，從來倭奴伎倆，止辨

掠未有破長風巨浪攻人堅城取人國都如
今日者也既能越萬里以破朝鮮豈不能越
一水以犯內地天津海口當其要衝兵備新
陞例不候代若使舊者既去新者未來猝有
緩急誰則任之即家君易州道之缺至今未
補畿輔重地亦難久虛且易州邊道須得代
乃離任而陝西按臣之奏又請河南司道警
備潼關新者未來舊者難去猝有緩急又誰
則任之此兩缺者似應就近推補有才望者
宗伯集

卷五十一

文

以往恐遠則躑延時日或誤事機也又如關
中奏報賊勢披昌從來事變必得賢守令乃
足嬰城自守平涼延安似非應變之才若待
臨時更移即恐緩不及事愚意莫如預擇府
佐州正有幹畧者比任環董邦政事例於軍
前聽用如運糧等項可以委託有邊道及太
守員缺軍門徑用以相代而後奏聞但取其
才足以集事資格品格皆不必論也杞憂竊
恤不能自己故敢具陳其瞽說惟門下裁酌

無轉聞於石老先生何如

宗伯集卷之七十六終

宗伯集

卷之七十六

九

宗伯集卷之七十七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王辰玉

老師疏已上尚未得旨君親兩重家國兩急上若幸而許之亦是治朝盛事顧且奈此蒼生何來諭謂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分而未常分可謂確論天下是非不分正坐欲分耳假令百司各守其職各效其用賢

宗伯集

卷七十七

一

不肖自明白黑自形今事欲區別人立同異宰執數易大臣旅退白衣蒼狗何其亟也班孟堅有言哀平之際禍福速哉世議亟變則世事從之宋時嘉祐以前其變緩元祐以後其變速以古揆今大可畏也諸什別才別學似不從人間來足下之於詩也人之有仙草木之有竹也公孝與貧病不能支比以不弟憤惋欲焚筆硯弟招之亦不肯來便中幸寄數言以廣之

答趙中丞南渚

來教注有開函三復門下知我勝我自知其
愛我又甚於知我二十年来搖精敝神成得
何事追念前月如夢如幻預期後日如風如
影心口自語形影相憐不有心知誰見慰者
朱諭謂以其真保身以其餘為子息是天以
先生開不佞而不棄其顛蒙也秋風生矣歸
興更劇而教官洗先人舉事狹路相逢較擊
柝何彭澤解組當俟黃花三徑時耳珍奉瑤

宗伯集

卷五

二

華以為師保肅此報命臨啓神馳

答朱中丞鑑塘

吳越風土物情不堪相遠而吳中撫臺之難
倍於兩浙者獨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難不
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難在以民而託之士大
夫士大夫受其投獻之利而小民受其偏累
之害緩之則課虧於國急之則怨歸於官而
士大夫之持論者不肯以為不便於士夫而
以為不便於民前人不徵民戶獨徵官戶之

說雖覺矯枉過直然竟相與巧詆密嗾排之
以去此亦足以見吳俗之偷矣臺下直躬而
行故自不吐不茹一切厝注自有權衡用法
貴寬用意貴密革衙門弊當驟而處地方事
當漸彼中豈有杜口抑且傾心不佞薄德薄
命小女又復夭折驚心自痛顧影相憐歸期
尚在秋深此中以日為歲昨見塘報有犯山
東之謀萬一果真何以應卒若不得保有丘
壑則更苦矣

宗伯集

卷七

三

荅劉靜臺侍御

再承翰札以出處見咨吾文素有才名無顯
過乃以數年公用而責之一旦數官舊套而
歸之一人此在吾文何損鵬之垂天以六月
息天驥一蹶終不害其歷塊蕭雲而馳也文
夫盛年壯志正宜經營四方士論所不棄未
有誣而不伸者願吾文早出補官亟收桑榆
之效間居太爰今人不復與世事相宜無遽
自阻負清時虛歲月耳葛文以氣虛成病醫

不知病主人不識醫藥餌亂投以至於此至今念之膈隱隱痛也周文近復見處同年官都下者益稀俟元早來一慰寂寞耳故事京察補官者部中徑補若外計則須赴部恐終不免一行也如何如何

荅王兵憲

承諭具悉遠慮退守開城與之持久未為非策自古備敵之國餉常有餘攻敵之國食常不足倭從來因食於敵未有裹糧千里而自

宗伯集

卷五

四

給者也朝鮮即稍有儲蓄而二年都無耕種數萬坐食計當且盡我正當以糧相敝阨其要衝朝鮮自保者益堅已降者將貳不煩頻刃勢將自走惟是我孤軍深入亦非宿飽病在已用飽而始問飽已無餉而始急餉譬之奕棋一着既下始看一着終非勝算耳頃議者欲從海上濟師轉餉春日風自東來我舟東指可必達乎若海若有靈借我閭闔風數日則可耳吾鄉目前雖無事然一有事則遂

無以應燕雀處堂得無為子順所笑乎失時之諭未之敢聞弟父子得安於丘壑即厚幸矣

荅陳光宇開府

門下欲請告也得微有尊鱸之思乎誰無此懷然皆去則誰出而分猷念者大疏來適與鄭陽南贛二老之疏先後並至皆非不佞所敢聞既不能使振鷺之充庭亦何忍餞白駒于空谷耶乞抑遁思以濟時艱臨書不勝馳

宗伯集

卷五

五

注

荅鄭東里開府

承諭知己之白下視事矣撫臣之雅至再至三時事需才羣情虛佇而明旨久不報居官淹速固自有時獨柰缺官廢事何來教守官無論南北東西盟心不計升沉利鈍此當為海內士夫座右銘矣草勒布復諸容嗣展家弟承念及具悉世講之雅媿未有以報

寄何震川

業師受閣下特達之知携數口之家而仰給於閣下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居以其居恩德至深厚徐二者長安俠少年舊遊於敝邑與崔指揮者相善崔故與業師有連使其兩家人就業師借居初乃不知其有所營也已見徐二時時往來就兩人者謀事而業師從旁得聞之以為留此兩人者非事也渠以千里投我而逐之非情也計猶與未有所決而徐二遂與羣小結謀以市於外其情想閣下所

聞也羣小既去業師見敝鄉校尉費攷而告之攷攷以告其同事而執之羣小謂之發覺自業師始思與業師並肩接踵而死無所恨業師聞羣小之恨之也畫室以行主詔獄者遂據各犯口稱飾以文法察送法司不佞聞故為之食不下咽寢不成寐業師既不能別疑遠嫌以負知遇為門牆羞而生又不敏不明益於成敗之數今雖太息流涕亦何及矣頃擬東恫隱之膏露者憐然憐之得從輕

議以受聽斷於直指業師之得受聽斷於直指是死人可起而白骨可肉也業師既得受教門下二長兄執經而師事之縉紳先生以閣下之故頗相嚴重即為崔子有所營為不言於縉紳先生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計乎則業師何緣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識耶夫始謀事處處二也執揭帖以付張奉先者徐二也取揭帖於張奉先而付王東泉者又徐二也與崔子謀事而復指騙之又徐二也今鎮撫

司柘中畧徐二指騙之實而曰監生張士化家人徐二夫業師家人有徐二者乎此閣下所明也業師歸家兩月鬚髮半白悠悠六合自容無所一二兄弟無復相關妻孥遑遑寄食他氏嗟乎孰為為之孰致致之語曰迫生不如死業師舍垢忍辱以至今日者獨以受知門下不能無萬一龔耳相隔遠恐傳言失實以重業師之罪頗行囑以致書閣下所謂疾痛則呼天與父母者也惟閣下垂察

少加憐馬

寄何憲丈

自侍筆硯以朞睽違者數年始得晤於京師
離而合合而離瞻惟疇昔殷勤之驩頻年春
戀之篤與夫中間事變悲心驚骨未堪陳也
令叔年丈溘先朝露檢其遺札對之流涕吾
師之事一至於此微服潛出送之南郊舍詞
未宣泣交頤下獨恨綿力無能為輕重耳在
歲在令叔處銜杯對奕歡暢竟日繼以葦月
令叔既捐賓客而吾師復離垢辱鬚髮半白
無復人色日伏枕蓐生死如寄嗟乎生者未
知復相見否而沒者長已矣茫茫宇宙知己
幾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師之罪起於羣小
妄攀而成於兩造未備事初起羣小計不與
俱生老師微問其事不知所為曰以尊公為
師以足下與僕為弟子而蒙被此名以相及
也則何以生為弟從旁勸解得免曰奈何以
何公為師以足下與僕為弟子而今吾師無

生也竭日夜之力以圖今始有緒大司寇傳
以輕比行御史御史行司道則事小挺緩矣
令親劉公實為政足下得無意乎

門下以高節直氣上簡聖心下孚僉論建節
鉞於湖襄民仰濺澤立想風采此誠丈夫宣
猷報國時也車騎南邁未能郭外一望旌旄
至今以為歎遠辱翰教諮諏雅言安取說而佐
末議惟有執簡以頌江漢之烈耳使旋肅此
宗伯集 卷五 九
布上謝言瞻瞻未期臨楮悵罔

志滿印川

良鄉道中一侍先簪於今十年不意猶在記
憶也戊子秋祇役楚聞道出行部辱承豐饌
雅意良勤使事有指未遂瞻覲以茲悵歎至
今在心忽奉雲箋重以大賅三肅拜賜感悚
交懷昔司馬遷感欬子之役作河渠書以上
豐功偉績遠出宣防之上而不佞無能紀述
頃諸君子以贈言兄屬倉卒具草未盡百一

第藉以為請教地耳使旋勒狀代布謝私暑
氣方炎歸途自愛

荅沈鏡宇少司空

向者屢承顏色輒布腹心每見門下當衆言
殺亂之時超然獨詣執引古誼斟酌時宜虛
往實歸爽然自失一歸海曲在菰蘆蓬艾之
間再玷班行處冠蓋風塵之列德宇既遠玳
各隨生獨寤寐言吏隱而已自前歲言旋遂
擬終老一丘一壑差可自完予假至再進退

宗伯集

卷五十五

十

維谷不意復蒙拔擢塵黜九卿鶴既乘軒蝸
復升壁德薄而祿及厚齒後而秩及前將恐
出處一無所依身名兩不能保來教期望太
殷非意所及也至若惠重篚筐誼同縞紵長
者有命敢不拜嘉屈指祥琴佇看徵命期奉
色笑恨不須臾附布謝私臨風神往

寄李念方

一違顏色歲云暮矣懷人在念我勞如何前
承翰教論世事及處世法覈而中矣揭諸座

法之所謹備也臺下先奉簡書專閭以外下
可與制府決策上可為朝廷別白言之廓清
之烈弟謹橐筆以書

副啓

寒家遷於青四十年矣丘隴所寄日夜係心
道路遼絕久缺祭掃舊日居宅轉易數王臺
下搨俸而贖之欲為營立祠宇此先祖九原
之所想望而後人百世之所銜戠者也先曾
祖居官三十年橐中僅二十金居第直不過

宗伯集

卷五

三

百金衣必補綴食必菽素清苦之節近代所
無竊謂宜用表揚清德為名而以家祖兄弟
四人配享則非馮氏之祠而清吏鄉賢之公
祠也蓋以為馮氏之祠則修理乏人終當廢
壞且子孫不往祭祀不親既無如在之誠安
有居歆之理今以為清吏鄉賢之祠既可以
褒揚舊德為世法程又可以列在祠官不廢
燕享老公祖之德澤亦可與天壤相繼矣

得手教凡六幅即抵掌而談亦不過懇篤若
此僕王程已滿親恙未痊兼以心氣受傷歸
來增劇不得已有請告之疏元良出閣國家
盛事僕忝宮僚豈無留滯周南之感直以親
病身病萬不能復出耳長安棋局何以復爾
紛紛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於我者異於我
者皆不能正也來教謂憂之則如理亂絲達
之則如觀聚蟻誠為至論憂其亂則愈擾任
其聚則自散此議不立彼機不生有對則爭

宗伯集

卷五

十三

興爭興則黨立孟子以為性善荀子必以為
性惡揚子必以為善惡混然後知子思善立
言也於論性未必合涉世則精矣世態多變
口語易傳惟寡交游慎言動可以自全僕每
事不欲在是非內亦無心出是非外來教云
云似之而非也承惠湖筆多而且嘉僕方盡
屏篇翰筆硯亦當焚却後無煩復寄耳

與王柱山

一違先儀十易寒暑人世幾許長是離羣弟

客都下數年而丈不出出都五月而丈入豈
天故欲隔吾兩人耶抑龍劍分合自有時也
汲黯在朝王朝結綬自使僉人屏氣正士彈
冠然獨處盛名既是難居之地衆所嚴憚即
為招忌之媒惟當老成持重鎮服羣情招不
來麾不去澄不清撓不濁與西臺體段又自
稍不同耳弟假限已滿而親病身病萬無復
出理第得早允所請即安田野以奉庭闈為
可習靜葆真為後嗣計則如天之福也惟諸
宗伯集

卷五

四

夫圖之

荅葛龍池

承手教知令姪守師訓解人事漸向成立即
鳳池在九原無憾矣彼哉者欺天欺人處之
之法惟在使是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
與之較蓋處惡人如追窮寇故當開一面使
之自走不宜致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鬪也
討秦之說不過恐公明正其罪故大語相喝
以相劫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真者不

可不防也近日刁風頗熾朝中但據一面之
詞或主先入之說即使事體異日自明而月
前所損已大矣大畧王不能與瓦爭富不能
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
惡少爭來論但欲兩家省事極為善處前公
牘亦是此意但明事理以破上官之疑不請
處分以平惡人之氣若上官處分過重彼忿
愈甚謀愈深或至激成別事弟意但欲事之
速平非謂委曲調停持兩衡也草草陳鄙意
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宗伯集

卷五

五

宗伯集卷之七十八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荅葛龍池

使來承翰札真情苦語令人不忍讀仁人愛弟一何篤至以鳳池之恬雅不得永其年以兄之友愛不得見其弟以端肅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報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不佞嘗謂鳳池有大臣之度何期中道捐弃失此良

宗伯集

卷之七十八

一

及令人神摧心折經旬彌月不能自喻于懷先是不佞有武闈之役鳳池過敝邸坐良久意依依若有遠別者既撤棘則業已病甚脆不知人庸醫忽補忽瀉藥餌亂投以至於亡不能出一語託後事乃知過敝邸意依依不能去者即永訣也人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鳳池病時則無復有歡時及其歿也又無復有病時平日友朋相往來直以為常事及其既歿視衣冠几席皆為悲端舊歡渺然後期

永絕乃見當年相與之情耳來諭乃以經紀
後事移德于弟二三君子實共襄之弟何所
能效鳳池歿不受舍若有遺恨計獨為其嗣
子耳來諭急趣令姪南還弟豈敢獨為君子
邀立孤之譽因其日舉家哀號虞有驚動暫
邀過敝邸今已隨病母扶柩歸矣弟輩不過
憑棺一慟出郭門一送至於撫立孤子飲之
食之教之訓之則鳳池獨從九原望春令原
耳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子之視之猶父也夫
有猶子而猶父則鳳池雖死猶不死也先是
楊四兄入都鳳池曾告不佞云此兄有女為
小兒求之如何不佞以為此事宜求之家中
決之夢老當覆試時姑未急言也此後遂未
言及今已數月矣竊意楊氏既稱德門兼之
世好且出鳳池遺意時不可失也可否惟兄
再裁酌之鳳池捐館年嫂臥榻中外無主衆
人為政弟輩終是外人即經紀亦不能無遺
失家事任長此後凡事兄當獨斷已亡之弟

未亡人之婦未成人之子軫在尊懷不俟弟
之喋喋也執筆悲嘆詞不暢意伏惟垂炤

荅葉龍潭總督

門下甫膺節鉞專制師中巨鎮削平逆賊授
首國家百年以來叛將悍卒至茲役而法始
正遠如雲中遼左近如浙西鄖陽定變之畧
方斯蔑矣四夷聞之始知我實可以戰九塞
將士始有自奮于功名之心不執之人始有
所懲艾以銷其驕悍叫囂之氣是變也費帑
金二百萬殺生靈以數萬於國家不可為不
病譬之傷寒得汗則生平潛疾伏疴一時都
已調護如法更健于未病時則朝廷恃力託
重于門下者更眩遠矣伏辱賜書值有武闡
之役缺然久不報試事良已謹裁尺牘仰賀
軍吏併以武錄呈覽惟門下進而教之

荅陳侍御

奉問時事弟未有識也即間有一得又苦無
便即有便相聞已後時不解矣大者無如上

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如避忠直錄遺
近時爭端煩興幾如聚訟論臣子之誦則當
先公義而後私邪論朝廷之體則當先實政
而後議論又士大夫重此輕南重內輕外遷
調不常被命者又不時至遂使留都一入署
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四五道者總
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終是未了留
兵則苦後費之難支撤兵則憂前功之盡棄
若使倭得朝鮮中國無一日得安枕矣如此
類皆時事中可言者惟丈裁酌更乞密之

宗伯集

卷五

四

荅左海樓年兄

遠承手教幾如面談且以喜慰且以感慨披
誦疏草具悉遠畧忠臣憂國猷畝不忘意義
甚盛再三籌之欲上復止蓋因建言而謫官
則可已謫官而建言則不可悠悠世情相猜
相忌彼將以我為沽名彼將以我為好事彼
將以我為可已而己彼將以我為有所益
于前而有所邀于後縱使言中機宜事應措

置傳之四方能讀至終篇熟計利病者幾人
曉人讀之將賞其言疑其心不曉人讀之將
疑其心併廢其言且倭奴事在海外終難懸
斷兵事多變呼吸萬端安能一一盡合疏中
與當事合者則已申飭矣與當事不合者又
必不肯見聽謫官如胡少參范僉憲李主政
支別駕皆有疏來或止而未上或上而不覆
士夫相目以為套數如文深謀遠畧計畫誠
足採第恐當事未能畢舉羣策取人于形跡
之外耳辯揭云云第所具悉我聞有命不敢
告人怨毒之于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
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于常情外者也
以常情論之強則報之弱則忍之若不能強
不能弱不能報又不能忍無損于敵而徒深
其怨則將焉用之今有人於此相忿也攘臂
而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
勝則勿應彼亦將意銷而不來今我之勢既
未能控拳搏戰與之交捩而徒以惡聲相加

是樹敵而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利于我古云遵養時晦正在此時處天下事當靜當緩久即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為我罪我急則又以急為我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自保此心以待天之自定耳弟以平心看事理實是如此非謂身在事外故為此不關痛癢語也惟文察之

荅劉晉川開府

老伯授鉞建節以鎮畿輔去京師咫尺而不

宗伯集

卷十八

六

肖無能以時問訊起居亦惟是憲臺嚴重不敢輕易奏記以煩裁荅乃辱翰札無之多儀歡以拜命敢不稽首比者時事多艱國計已誦出塞之師相持于千里外未有所決勢不得不發兵輸餉以佐之征調未止中原未有一息肩日也海防久弛無之備多而力分翁而出不意必且望風奔潰兵力既不易集客兵至亦往往多強掠而生荆棘避倭者且為倭征倭者亦且為倭倭未必成大患而大患或

因倭以起老伯以重臣當重地未雨徹桑策
將安出家君既歸北海乞休之章旦暮且至
一丘一壑有以自樂第恐海氛方揚不得保
此丘壑耳使旋肅此布陳謝款臨書瞻邇第
有神馳

荅馮開之

得手書及雅贖敬拜賜矣聞吳復老將有司
成之命代掌留院者計無以易足下漸向崇
鉅第恨未能即奉顏色耳弟已決歸計而道

宗伯集

卷五

七

路傳海氛張甚萬一入犯則敝省首膺其鋒
坐是未敢輕發乃其神理意興已翩翩東山
下矣書菟俱去進退兩難且當奈何時事漸
異杞人憂天遂至忘寐方戒足下多言不能
更為足下言之爾瞻汝虞時時相與游甚善
冗中不能通訊為我寄聲蘭居已正郎聞彼
中常相見否來書推轂陳公敢不夙夜第恐
不足為此君輕重耳草草占荅未悉欲語

寄于穀山宗伯

兩承芳訊及奉佳篇曠然不知身之在遠諸
什莊嚴渾雅在初盛之間四小詩寓意妙絕
一覽即緘之中苟惟恐或傳恐後世不能不
傳耳建儲之議廷臣幾百餘章皆不報而禮
部諸君遂無一人不單奏者趙考功計典公
而太激當事處之不為無意假令一二論機
亦不為過而數十人連翩上奏備極詆訶則
幾于黨矣趙雖高品終是郎官豈有處一人
而滿朝傾動之理盖此事宜救不宜多所謂

宗伯集

卷之七

八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也從此又當是
又一番局面盖自甲申之議起士大夫角而
爭二年始息今歲事頗似之十年必復倘亦
天道乎大抵懲于不言而言始貴貴而始有
言者言必處處益復言而天下亦遂有言之
弊懲于言而言始賤矣悠悠世事真如轉轂
尊臚之興尚俟秋風瞻晤何期臨書三嘆白
衣經二冊附上使者數日即返故未以抄書
付之俟錄完專寄耳

荅楊磐石

伏承來教篤念亡友眷是藐孤惠許姻事義
薄雲天事垂金石其自端肅公而下拜吾丈
之賜即端一介聞之萬年嫂矣萬年嫂近有
奇疾危在旦暮此子若非外倚宗親何以自
存弟非望丈為之岳丈實望丈為之父耳今
愛長二歲異日持家政尤便女長不對之
說敝處無之但聞女大兩黃金長之諺耳婚
姻大事不厭詳審俟萬嫂書來再端役奉聞
取進止也制詞關領即持一刺索之中書君
奏冗極草草不盡欲言

與康謙漢年丈

夫宏才高品蔚為世資出宰畿邑風猷宣暢
遠承翰札重以豐儀對使登嘉感悚兩集弟
病萬不能出直以假至再疏至三恐以瀆請
于嚴譴故復此行以了前給假事而後徐議
進退耳來諭云云豈所敢當俾旋肅布陳謝
懇臨風馳戀第有依依

與康密雲

泰喜榮遷劇邑聲華蔚起蓋百里非大賢之
路而檀州地當邊徼治雜軍民乃可展其驥
足耳弟初入京國繫心庭闈雖問寢尚違而
舍銘已遂庶藉握蘭之夢少寬寸草之懷乃
辱瑤函重以珍貺藐馬孺子何足以保任大
德惟是仁人君子精意所注即為吉祥或可
仰憑寵靈粗延宗胤對使拜賜附布謝言感
豫私衷臨風馳慕

宗伯集

卷之三

十

東林座師

宮端翰學夙稱華貫如某謏劣躡級以升惟
我師既登進之又訓迪之以及於此且業已
視北扉之篆首西清之班而家君遂東山之
遊不肖循南陔之養熊魚無得烏鳥相依給
驛賜金種種異數伏惟明主之恩不可勝
量老師之恩亦不可勝量第不知何日始能
報稱萬分一耳束裝將發而顧生持手翰及
雅脫至謹再拜登受從此雲間海上音塵隔

絕欲長奉翰札亦不可得乃無論面覲矣惟
老師早應蒲輪之詔即門弟子披侍絳帳之
時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副

楮君以手札見示始知老師無故為鄉人所
疑士夫居里之難如此此無根黃之言旋當
自定譬如水土相淆一靜即澄矣老師鄉人
一時在講幄者二可謂極盛兩月中皆相繼
以去惟鄧張二生在都下何落落也像贊漫
題其端詞翰並拙亦由繪日月者難為形容
耳謹併宜菴所題寄呈朱鑑老處已再三相
懇尊教為地方計慮甚遠俟有便人當再申
致也啓行前一日門生某再頓首

荅三邊督院李公

臺下威讐諸夷風行四塞變數十年積弱之
勢為雄鎮跡射之士皆用命引弓之國皆遠
塞誰實尸之臺下力也即今宇內多事民朝
夕急銷萌厭難亦惟威望大臣是賴

眷顧勲勞推誠相信譬之鏡然磨則益瑩矣
上章求退謂中朝倚望何不佞向以三假歸
以再召出君臣之際寧有三施而無報傷哉
藉主恩以報先臣不能代先臣報主且
當柰何願臺下以其餘教之西望三垂不勝
引領

與康驤漢

檀城畿甸也而無邊文吏也而無武民事也
而無軍能弘斯任非兄而誰前有召父後有

宗伯集

卷之六

十一

杜母皆在吾同榜其為重地與吾同袍兩足
賀也詩扇二握辭翰皆拙冗中未能成相贈
之什聊以當遠望耳賤眷過貴邑承厚程豐
饌感戢之極附此代謝

寄王相公

老師投紱以來幾易寒暑而某以定省縈心
進退維谷什一在官什九在田僅僅一再奉
尺牘布腹心至踈節矣某方賒伏林樾蓼莪
自痛援琴而鼓尚未成音而主上以鑪鞞

舊人召至再使備小宰之職仰媿玉山頰慚
金鏡惟日服臆於所指授兼欲因風請益奉
以周旋而長兄以台翰至矣自念門生在諸
弟子中最少最不敏而過蒙記憶過蒙期注
撫心自語何以仰酬今日世道陸沉時事旁
午即欲展布四體圖効涓埃而上下之交隔
若秦越一肘而十掣間信而九疑則柰何能
貢微忠置寸縷於袞闕也恭惟老師忠結

主知道先民覺海寓喁喁日雲霓於綠野香

宗伯集

卷三十一

七

山之間蓋醫國者必用國醫醫不夙效不服
其藥信與不信也今在朝在野夙為 主上
所信復有何人倘以上池一勺沾潤四海社
稷危而安生靈悴而蘇者計獨望之我師耳
為子陽者敢不厲鍼砭石以從尊惠儼臨三
肅拜賜謹南向頓首謝

又副啓

某海上寒士不自意至此至此則我師之賜
也事逾望初任出才表即可不再計決出處

矣顧以先大夫之病也湯熨次心三請于上
而三予假病得娛侍沒得訣別請封請卹皆
非分而得之夫臣有心以順成而君有命以
元應既非人情亦失臣禮以故巾車就道扶
服以前倘可代先人一報恩厚退就田野死
不恨矣既入國門見目前事勢乃全與所聞
所期不同徃時所見常事相輕相疑日深一
日言之必委諸填而不言又安用此瘖為也
某自顧傍惶真若鍼擅之不能去體唯是出
處司南式型式范惟老師片言教之久疏裁
候漫遡裏言中情不極惟有神徃

荅王弘陽開府

門下介然特立穆然深識執簡仗鉞當兩浙
盤錯之地為天下保釐重臣首士大夫無間
識不識皆翹首引領想望風采側聞視事之
初振久弛之綱錯將形之變指麾易置氣色
精明而來教猶凜凜于悍兵之難馴也夫以
為難也易將至矣倭事初定然大畧以貢師

之外輕許之而內堅不肯予則議論必內戰于朝外見內之必無予而且滋議勢必不聽以聞而業與倭有成言前與後不相蒙中外不相應我以貢拜兵彼以兵求貢沿海之地未易息肩也所傳即妄過求何害若一有驚備之為彥願門下圖之浙兵戍天津者縛將領而奪其橐食將已罪而悍軍不問綱紀蕩然矣天下之惡一也當其解散一亭長刀耳役旋勒狀仰蒼清問不盡之惘容嗣布之

宗伯集

卷十八

五

上王老師

春初偶聞之邑大夫朝中議論復起僻在海
上無由見全報妄以為吾師方開布公誠嘉
與天下士大夫更始而感之不應復有紛紜
此在常情必不能無動我但一動心動色人
即借以為辭蓋人利在有事我利在無事故
有無事處事之說小价還盡得吾師諸疏揭
讀之始悉苦心雅量而自慚其計之過辭之
贅也所謂鎮俗

韓琦置成敗度外令人無端可尋耳若尊戮
好我者必墜諸淵惡我者必加諸膝以此為
矯情鎮俗則不但謝安石司馬實所不為即
為二公門人者亦不敢以此言進不肖方尋
遂初豈合復談朝事但以受知深厚不敢自
同越人書草既就覺傷煩復反覆刪改十存
二三轉使意不明暢盖有未定之見而無不
盡之心伏蒙嘉納倍有愧悚老師責我以昔
之相勸者今自為抽身之計此實有之豈敢

文飾老師下詢據心所安而對為老師謀與
自為謀豈有兩心戊子湖湘之游過敝省而
不入意在報命即請告耳不謂竟成遷延之
役然歸心歸計時時向同列言之昔在京華
即思林壑今在林壑即趨京華前後既不相
符進退皆無所據矣且以三十七之年而至
官詹前輩未嘗有也而有之自某始前輩請
假如陳如沈如劉多者四五年少者二三年
未有不轉假者也

無無前輩所有心知不可人且謂何吾師之
樹人也固將取而材焉樹松柏則遲樹楊柳
則速樹檇櫟則更速若某以少年取廕仕無
以異於三日而大拱則世必謂之妖祥某之
不來無論狗馬之病烏鳥之情而亦事勢之
不得不然者也昨日別父母執手悲痛路人
亦為惻然明知非久別而慈母苦不見信以
為謾語相寬耳別來數日不知母淚盈幾掬
興言及此心折骨驚蓋前日猶預愁別離之
難今日乃親經別離之苦吾師以大義責某
某敢不心服某今以至情告吾師亦願吾師
哀憐某雖在千里與處宇下無異異日必不
敢負國必不敢負老師筆札不工併乞矜宥

上張洪陽涖公

不肖自戊子之歲即圖歸計累年往返書中
亦屢及之不謂遂成遷延之役至今日也凡
物暴長者必不祥不肖年未強仕而官凶品
此神理所忌也頃與父母別牽衣頓足不能

為懷至驛舍連宵不成寐纔一閉目境界至
惡寤而枕席盡濕去家百里已爾豈更能遠
涉耶仕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心無感傷身
無病苦則雖遠別何害不官乃終日使父母
愁煩豈能乘堅策肥自貪榮顯災緣福過病
以愁增年未四旬頭顱如許顧影自憐頗有
憂生之嗟但得待父母一時歡笑即為無價
至寶免身心一時愁苦即為極樂世界生平
道義無如老伯豈遂不加愍惻耶頃者菲儀
未蒙揮頓而小儕反承厚賞愛屋及烏何其
渥也附言申謝

宗伯集

卷五

七

荅夏仁寰開府

父仰風猷末由披對遠承翰教孳孳為地方
計至勤也人臣值時事艱難屢請不能得且
當就時勢量為調停使無及于亂而可以待
上之覺悟亦中策也包稅最便第使撫按總
斂而付之中官為費少而中官之權輕使中
官自斂於府縣府縣自解於中官為費多而

中官之權重若得撫按徵收中官解進徵者
不解解者不徵百姓之苦可減一半矣程令
敬聞教鄧少宰實學真品人倫師表生既不
究其用歿後恩卹當破例從厚無疑也

荅顧僉憲

門下惠顧家君舊好施及不佞款款之情誥
諤之論每一相對便可一日千載退而心感
心服至今猶日在胷臆也門下出都未幾而
司馬郎官備兵使者之命相繼而下今時事

宗伯集

卷五

九

無如兵急九邊無如薊重當事者舉以異門
下託重而持力豈有量哉家君既歸林臯不
肖時奉杖屨一丘一壑自謂不減古人但日
念門下不能去口昔在官邸便思故鄉今歸
故鄉轉思故人安得門下建節於我東土耶
李念方端真有志故是國家可惜人非但以
門墻臭味風流相悼而已其所著書當為表
章謹為一書託劉斗陽轉致其家取遺稿付
郡守公錄之若以門下之寵校訂而付之梓

人亦吾輩不負死友之誼耳

寄張相公洪陽

屢溷清嚴再勞批荅不勝感激不勝愧悚史
局新開過蒙推轂自以資望淺薄謬從陳沈
二年伯之後誠非不肖所能堪處第官以史
為名十七年來未有尺寸之效而茲乃失其
一得之愚雖復駕頓敢不自竭至莊誦來諭
謂金門不異窮山以涉世無出世以用世兼
避世謹奉期言以為師表豈敢固執初心竟

宗伯集

卷之八

二

虛知遇第前書所陳皆是真情真病而老伯
若尚以為託詞者不肖豈敢欺偽至此家君
東歸以來杯酒之外無所寄其精神親族之
間又多怫其志意終日嘔逆腹中痞塞兩股
刺痛非皮非骨楚不可忍晨起若無病人過
午即發雞鳴而止次日復然海上無良醫不
能定其何病不肖暫別已復懸懸豈能更涉
千里之外若使措無為有指不病為病非但
不祥便為不孝矣凡父母均憐愛其子而在

婦人情異甚家母憂不肖之嗣至於兩鬢如
銀萬行成血不肖年近強仕若使屏除世事
從容調適自知有必得之理若外困于應酬
內疲于筆札則事有不可知者居京十一年
並無生育此即其效矣日復一日忽然不覺
年光一往何由可追此不肖真情原非難見
也圖歸數年近始得之省覲未久又當遠別
未定何時再還鄉井既無一男半女慰父母
之心又跼曠歲經年違父母之側心非木石
能不依戀不肖繫心庭闈真如慈烏返哺其
陳情左右真如飛鳥依人倘肯惠顧家君舊
好施及小子早賜允俞俾得安丘整侍父母
圖嗣息此不肖父子延頸屏息以俟者也即
不然亦望老伯寬假數月來諭云綠衣之歡
若猶戀戀則青藜之召亦可徐徐自非生平
道義骨肉之愛何以體悉至此第不肖業已
就道又再奉上緊之旨雖欲徐徐能乎昨聞
家君病中夜馳歸三日而復返于長山以待

命若非旨意明寬數時則私歸亦終不便且不敢久望老伯一為區處以終大惠自知煩瀆情不能已麋鹿在原命實有制走無所往鳴不擇音惟老伯憐之察之而已

與驥漢

先祖遺稿賴丈表章更藉雄篇冠於端簡左太冲賦草得皇甫序之而始重此即九原可作百世可徵其在子孫之感可知也弟愁病相仍顛毛種種去牟孺子已成下塲一切世事皆置度外惟懷想知己日在心曲耳華翰遠貽忽如面語祇拜雅贖丈惠念草土之人乃爾鄭重言感則淺矣同袍諸兄在長安者落落晨星鳳翥丈去留當作何計便中寄聲訊之又容僑居可念也

荅驥漢丈

仰席休芘叨貳秩宗能薄而祿反厚齒後而秩反前意緩而仕反速此三者弟所為凜凜也非詭故不情直以往歲求去謂何去而不

敢不來來而不能不轉介介獨恨是耳辱承
翰貺雅意良勤果酒敬拜賜矣餘儀永之敢
當謹付使者歸璧率爾占對不盡願言

候申老師

前歲尺牘通訊仰辱還荅捧函懇發如立下
風未及申訊請急奔命逢天之感殃及先君
悼心泣血跼伏草土不敢以不祥名姓恭候
純禧今當除服始敢竭力布腹心於左右伏
自思惟內不能負上以下從先人外不能援

宗伯集

卷五

三

琴以遠見天子親恩罔極師恩罔極每一念
至不知涕泗之橫集也方今主上神聖羣
臣莫及而中外睽隔幾務叢脞內憂外侮未
必可量猶記老師柄政時未嘗一事不諫諫
未嘗不婉切薦至而上亦未嘗不歛容聽之
也委曲調劑之效外廷未必知而禁近之臣
備知之幽憂以來世事已絕不相涉即不知
公卿中尚有理喻勢禁直諫隱諷如老師當
事時否又不知上復未事下詢已事中止如

老師時否蓋上臨御久其視公台九列皆其
素所奔走小臣非復往時敬禮虛佇之意今
不及時推轂魁碩耆艾之臣雖有後進百輩
徒以輕而益輕耳晉公在唐潞公在宋今且
與我老師而三用舊德則下易服憑舊知則
上易結今天下治安一綫斤斤獨望是耳門
生自離閔以歸多病相尋兩鬢如絲萬行成
血以師之靈幸而不死便於寢苦臥塊之餘
永為枕流漱石之計於身世無所不可惟是

宗伯集

卷之六

二十五

上負老師生成大造以斯為恨耳愁病薰心
筆札久廢語無論次仰冀矜原

宗伯集卷之七十八終



